

园 丁 集

[印度] 泰 戈 尔 著

吴 岩 译

Rabindranath Tagore
THE GARDENER

本书根据 Bernhard Tauchnitz Leipzig 1921年版本译出

园 丁 集

〔印度〕泰戈尔著

吴岩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25 插页 1 字数 46,000

1981年7月新 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20,000册

（原哲文艺版）

书号：10188·251 定价：（六）0.26元

序

印在这本书里的、从孟加拉文译过来的、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，写作的年代，大部分比收在名为“吉檀迦利”那本书里的一系列的宗教诗，要早得多。译文不一定是逐字逐句直译的——有时有所节略，有时有所阐释。^①

罗宾德罗那特·泰戈尔

^① 这是泰戈尔亲自翻译的“园丁集”英译本的序。本书即据此英译本重译。

—

臣僕

我后，垂憐你的僕人吧！

皇后

會議結束了，我的臣子們都散了。你为什么在这样晚的時刻才來呢？

臣僕

当你处理完了別人的事，这就挨到我了。

我來要求的，就是留給你最后一个僕人做的事情。

皇后

時候已經太晚了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？

臣僕

委派我作你花園里的園丁吧。

皇后

这是什么傻勁兒呀？

臣僕

我決意放棄我的其他職務。

我把我的劍与矛委弃在塵土之中。不要派遣我去遙远的宮庭；不要囑咐我从事新的征伐。却委派我作你花園里的園丁。

皇后

那末你的職責是什么呢？

臣僕

侍奉你悠閑的時日。

我要使你清晨散步的花徑永遠鮮妍，你的雙足，將步步受到繁花相迎，舍命地禮贊相迎。

我要搖蕩在七葉樹間蕩秋千的你，傍晚的月亮將竭力透過樹葉來吻你的衣裙。

我要以香油添滿那燃點在你床頭的燈；我要以涼鞋、以番紅花漿所作的奇妙的圖案，裝飾你的足凳。

皇后

你要求什麼作你的酬報呢？

臣僕

容我握起你柔嫩如蓮花蓓蕾一般的纖手，把花環輕輕地套在你的腕上；容我以無憂樹花瓣的紅汁，染你的腳蹠，而且吻掉那偶或滯留在腳蹠上的一星塵土。

皇后

我賜你如願以償，我的僕人，你將作我花園里的園丁。

二

“啊，詩人，黃昏漸近；你的頭髮在花白了。

“在你孤寂的冥想中，你可聽到來世的消息？”

“是黃昏了，”詩人說，“而我正在諦聽，也許村子里有人

呼喚，雖然天色已經晚了。

“我留神年輕而失散的心是否已經相聚，兩對渴慕的眼睛是否在祈求音樂來打破他們的沉默，替他們訴說衷情。”

“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，竟冥想死亡與來世，那末，有誰來編制他們的熱情的歌呢？

“早升的黃昏星消失了。

“火葬堆的火光在寂靜的河畔慢慢地熄滅了。

“在殘月的光華下，豺狼從荒屋的院子里齊聲嗥叫。

“如果有什么流浪者，離家來到這兒，通宵無眠，低頭聽黑暗的喃喃自語；如果我關上大門，竟想擺脫塵世的羈絆，那末，有誰來把人生的秘密悄悄地送進他的耳朵呢？

「“我的頭髮在花白了，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“我永遠跟村子里最年輕的人一樣年輕，跟最年邁的人一樣年邁。

“有的人微笑，甜蜜而且單純；有的人眼睛里閃爍着狡黠的目光。

“有的人大天白日里淚如泉涌；有的人黑夜里掩泣垂淚。

“他們大家都需要我，我無暇思索來世。

“我跟每一個人是同年的，如果我的頭髮花白了，那又有什么關係呢？”」

三

早晨，我把我的網撒進大海。

从那黑色的深淵里，我拉起來了形狀奇異、顏色殊麗的東西——有的燦爛如微笑，有的閃爍如淚珠，有的嫣紅如新娘的面頰。

我背着一天的收穫回家時，我的愛人正坐在花園里，悠閑地撕着一朵花的花瓣。

我遲疑了片刻；我把我網到的一切放在她的腳邊，默然佇立。

她瞧了一眼，說：“這些是什麼奇怪的東西？我不明白它們有什麼用處！”

我羞慚地低頭思量：“我並沒有求索過這些東西，我並沒有購之于市集；這些東西對於她並不是適宜的投贈。”

於是，通宵達旦，我一件件的把它們丟在街上。

早晨，旅人來了；旅人撿起這些東西，把它們帶往遙遠的國家。

四

咳，他們為什麼把我的房子築在通向市鎮的路旁呢？

他們把裝滿貨物的船，碇泊在我的樹木附近。

他們來來往往，任意漫遊。

我坐在那里瞧他們；我的時間消逝了。

把他們趕走我做不到。而我的日子就這樣的逝去了。

日日夜夜，他們的足聲，響在我的門旁。

我徒然叫喊，“我不認識你們。”

他們之中，有些人我的手指認識，有些人我的鼻孔認識，我血管里的血仿佛認識，而有些人乃是我的夢所熟識的。

把他們赶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“不論什么人，誰願意，就到我的屋子里來吧。是的，來吧。”

早晨，鐘在廟里鳴响。

他們手里提着籃子來了。

他們的雙腳是玫瑰紅色的。他們的臉上是晨曦的光。

把他們赶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“到我的花園里來采擷繁花吧。到这边來吧。”

正午，鑼在宮門口鳴响。

我不知道他們为什么丟下他們的工作，在我的籬笆附近流連不去。

他們頭髮上的花朵，蒼白而枯萎；他們笛子里吹出來的音調，慵倦而無力。

把他們赶走我做不到。我招呼他們，我說：“我的樹蔭下面很涼快。來吧，朋友。”

黑夜，蟋蟀在樹林里唧唧而鳴。

那緩步來到我的門前、輕輕地敲門的是誰呢？

我蒙蒙朧朧地看到了他的臉，默然無語，天空的寂靜籠罩四方。

把我的緘默的客人赶走我做不到。我透過黑暗瞧他的臉，而酣然入夢的時間逝去了。

4 五

我心緒不寧。我渴望遙遠的事物。

我心不在焉，熱望着接觸那昏暗的遠方的邊緣。

呵，偉大的遠方，呵，您那笛子的熱烈的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我沒有飛翔的翅膀，我永遠束縛在這一個地方。

我焦灼，我失眠，我是一個異鄉的異客。

您吹送給我的氣息，悄聲微語着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希望。

您的言語，我的心把它當作自己的言語。

呵，我所求索的遠方，呵，您那笛子的熱烈的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我不認識路，我沒有飛馬。

我心緒不寧，我是我自己心里的一個流浪漢。

在慵倦的時刻，烟霧朦朧的陽光下，在天空的一片蔚藍里，出現了你的何等浩瀚的幻影呵！

呵，遙遠的天涯海角，呵，您那笛子的熱烈的呼喚呀！

我忘記了，我總是忘記了，在我那獨自居住的房子裡，門戶處處是關着的呵！

六

家鳥是在籠子裡，野鳥是在森林裡。

它們在機緣湊巧的時候相遇了，這原是命運的安排。

自由之鳥大聲疾呼，“我的愛人啊，讓我們飛向森林。”

籠中之鳥悄悄低語，“到這裡來吧，讓我倆住在籠子裡。”

自由之鳥問道，“在籠子裡，哪兒有展翅飛翔的地方？”

“咳，”籠中之鳥嘆息，“在天空裡，我真不知道哪兒是棲息的地方。”

自由之鳥大聲要求，“我的寶貝，唱林地的歌吧。”

籠中之鳥回答，“坐在我的身邊，我教給你學者的談吐。”

森林之鳥高聲大叫，“不，呵不！歌是永遠不能教的。”

籠中之鳥訴說，“我真可憐，我不懂得林地的歌啊。”

他們的愛情因期望而熱烈深切，但他們永遠不能比翼齊飛。

他們透過籠子的鐵柵互相凝視，但徒然的是他們彼此要了解的願望。

他們在熱望中撲動着翅膀，他們歌唱：“挨得更近些，我的愛人。”

自由之鳥大聲絕叫，“這不成，我害怕那籠子的緊閉的門。”

籠中之鳥悄悄低語：“咳，我的翅膀無力而沒有生命啊。”

七

啊，母親，年青的王子要在我家門口經過——今天早晨我怎麼能干我的活兒呢？

教給我怎樣編我的辮子；告訴我穿什麼衣裳。

你為什麼詫异地瞅着我呢，母親？

我明明知道，他不會抬頭看一眼我的窗子；我明白他在轉瞬之間就會走得看不見人影；只有逐漸消失的笛聲，會從遠方嗚嗚咽咽地傳到我的耳旁。

可是年青的王子要在我家門口經過——我要在這一剎刻穿上我最好的衣裳。

呵，母親，年青的王子確在我家門口經過，早晨的太陽從他的馬車上閃射出光芒。

我從我臉上掠開面紗，我從我頸子上摘下紅寶石的項鍊，我把項鍊投在他經過的路徑上。

你為什麼詫异地瞅着我呢，母親？

我明明知道，他並不撿起我的項鍊；我知道：項鍊碾碎在他的車輪下，只剩一塊紅斑留在塵土上，而我的禮物是什麼，我把它送給什麼人，却誰也不知道。

可是年青的王子確在我家門口經過，我把我胸口的珠寶投到了他的道路上。

八

當我床頭的燈熄滅了，我與早醒的鳥一同醒來。

我坐在我的打開的窗子邊，我蓬鬆的頭髮上籠着一圈鮮花。

在早晨玫瑰色的霧靄里，年青的旅人沿着大路走來。

珍珠的項鍊掛在他的頸子上，陽光落在他的皇冠上。他停在我的門口，熱情地大聲問我，“她在哪里呢？”

就因为害羞，我說不出口：“她就是我，年青的旅人，她就是我。”

黃昏時分，燈還沒有點亮。

我心緒不寧地編着我的辮子。

在夕陽的紅光里，年青的旅人坐着他的馬車來了。

他的馬兒口角邊吐着白沫，他的衣裳上蒙着塵土。

他在我的門口下車，用疲倦的聲音問：“她在哪里呢？”

就因为害羞，我說不出口：“她就是我，疲倦的旅人，她就是我。”

這是四月的夜。我的房間里點亮了燈。

南來的微風柔和地飄拂。絮聒的鸚鵡在籠子里酣睡。

我的胸衣是孔雀頸子的顏色，我的斗篷像嫩草一樣青翠。

我坐在窗邊地板上，凝望着寂無人迹的街道。

透過黑暗的夜，我不斷低吟：“她就是我，失望的旅人，她就是她。”

九

當我在夜間獨自去赴幽會的時候，鳥也不唱了，風也不動了，房子默默地站在街道的兩旁。

一步响似一步的是我自己的腳鐺，它使我感覺害羞。

当我坐在露台上諦听他的足音的時候，林間的叶子寂靜無声，河里的流水也凝然不動，正如那睡熟了的哨兵膝上的利劍。

狂野地跳動的是我自己的心——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平靜。

当我的爱人來了，來坐在我的身旁，当我的身体顫抖，我的眼帘下垂的時候，夜黑起來了，風把灯吹滅了，而云給繁星籠上了面紗。

閃爍發光的是我自己胸前的珠宝。我不知道把它遮掩。

△ — ○

攔下你的工作吧，新娘。听，客人已經來了。

你可听见，他正輕輕搖動那拴住大門的鍊子？

留神別讓你的脚鐲發出响亮的声音，而你迎迓他的脚步也別过分匆忙。

攔下你的工作吧，新娘，客人已經在黃昏中來了。

不，这不是陰森森的風，新娘，你別驚惶。

这是四月之夜的滿月；院子里的陰影是蒼白的；头上的天空是明朗的。

把面紗蒙在你的臉上吧，如果你一定要这样；提着灯到門口去吧，如果你害怕。

不，這不是陰森森的風，新娘，你別驚惶。

如果你害羞，就不要跟他說話吧；你迎接他時，你就站在門邊吧。

如果他問你問題，如果你願意緘默，那就不妨默默地垂下你的眼睛。

當你一手掌燈，引他進來的時候，別讓你的手鐲叮叮當當。

如果你害羞，就不要跟他說話吧。

你還沒有做完你的工作，新娘？聽，客人已經來了。

你還沒有點亮牛棚里的燈？

你還沒有准备好晚禱時貢獻的花籃？

你還沒有在你頭髮分梳的地方點上硃砂痣？你的晚妝還沒有停當？

呵，新娘，你可聽見，客人已經來了？

擱下你的工作吧！

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妝上了。

如果你的辮子鬆了，如果你的頭路分得不直，如果你胸衣上的緞帶沒有結好，你都不用介意。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妝上了。

來吧，以輕捷的腳步越過草地而來吧。

如果你腳上的赭石因露水而脫色了，如果你腳上的鈴鐺圈兒鬆弛了，如果你項鍊上的珍珠脫落了，你都不用介意。

來吧，以輕捷的腳步越過草地而來吧。

你可看見雲霧遮蔽着天空？

成群的白鶴從遠處河岸向上飛沖，灌木叢生的荒原上奔騰着一陣陣方向不定的狂風。

焦急的羊群向村子里的羊欄直奔。

你可看見雲霧遮蔽着天空？

你徒然點亮你梳妝的燈——燈在風中搖曳熄滅了。

誰能知道你的眼皮上沒有抹上燈煤呢？因為你的眼睛是比雨雲還要烏黑的啊！

你徒然點亮你梳妝的燈——燈熄滅了。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妝上了。

如果花環沒有編好，誰在意呢；如果腕上的鍊子沒有接好，那就隨它去吧。

天空布滿雲霧——時間已經不早了。

你就這樣來吧；別把時間消磨在你的梳妝上了。

— 二 —

如果你願意忙碌，願意盛滿你的水瓶，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。

湖水將依戀地環抱你的雙足，汨汨地訴說它的秘密。

欲來的雨的影子落在沙灘上；云低壓在一系列蔚藍的樹木上，正如濃重的頭髮復在你的眉毛上。

我十分熟悉你足音的律動，它動蕩在我的心里。

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，如果你一定要盛滿你的水壺。

如果你願意偷懶閑坐，並且讓你的水壺在水上漂浮，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。

草坡是翠綠的，野花是數不盡的。

你的思想將如鳥兒離巢，從你烏溜溜的眼睛里往外飄浮。

而你的面紗將落到你的腳邊。

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，如果你一定要閑坐。

如果你願意丟下你的遊戲，願意在水里泅游，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。

把你藍色的斗篷留在湖岸上吧，藍藍的湖水將掩蓋你和隱藏你。

波浪將踮起腳來吻你的頸子，在你的耳邊悄聲細語。

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，如果你願意在水里泅游。

如果你一定要瘋瘋癲癲，一定要縱身跳向死亡，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。

湖水冰涼而深不可測。

湖水黑暗如無夢的睡眠。

在那湖水深處，晝夜不分，而歌聲就是沉默。

來吧，到我的湖邊來吧，如果你願意投水自盡。

一 三

我並不要求什麼，我只是在森林邊緣的樹木背後站站而已。

倦色依舊殘留在黎明的眼睛上，露水依舊殘留在空氣里。
濕草慵懶的氣味，凝聚在大地上的薄霧里。

在榕樹下，你用手擠着牛奶，你的手像乳酪般柔軟和新鮮。

而我兀立不動。

我並沒有說一句話。唱歌的是躲在叢莽後的鳥兒。

芒果樹的花朵飄落在村野的大路上，而蜜蜂嗡嗡地挨次飛來。

池邊濕婆^① 神廟的大門開了，禮佛的人已經誦起了經文。

裙子上放着瓶子，你正擠着牛奶。

而我站在那裡，捧着我那空空的罐頭。

我並沒有走近你。

天空隨着廟里的鑼聲醒來。

被驅策的牛羊，蹄子在大路上揚起了灰塵。

汨汨作響的水壺靠着臀部，婦女們從河邊回來。

你的手鐲在叮當作響，而奶瓶上泡沫四溢。

清晨消逝了，而我並沒有走近你。